

小说

冰 心

冰心(1900—1999),原名谢婉莹,笔名冰心。祖籍福建长乐,出生于福州。1904年她随父母迁往山东烟台。在大海边度过的幸福童年,自幼培养了她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。辛亥革命后,冰心举家迁居北京。青少年时代,她接受了现代新文化思潮及基督教文化的影响。1919年,正在协和女子大学读书的冰心被五四运动的“春雷”震上了文坛,从此开始了文学写作,她早期的短篇小说,均触及社会现实问题,多为五四时期“问题小说”的代表性作品。她的散文和小诗体式新颖,寓意温馨,极受文坛瞩目和读者的欢迎,冰心遂成为新文学早期的开创性作家之一。1923年至1926年冰心到美国威尔斯女子大学留学。其间写下了她著名的《寄小读者》系列通讯,将其散文小品的创作推向了高峰。归国后,冰心先后在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,同时从事文学写作,抗战期间她曾迁居昆明、重庆等地。四十年代后期游历日本,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回国。此后,冰心担任多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作家协会理事、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民进促进会副主席等职务,1999年逝于北京。

作为中国现代文坛,也是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性作家,冰心的文学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在长期的文学生涯中,她始终以正直博爱的胸襟,具有优美格调的笔触,关注社会现实,民生疾苦,关注广大妇女的命运与妇女解放进程。她在文学创作中以自己深邃进取的女性意识,连接中外文化的优秀内质,推出了建

构在广大生命基础上的“爱的哲学”，并以母爱为核心，不断发现与扩展其热爱生命与自由的固有内涵。这在她各类文作品中都表现得十分显著。她的许多作品，特别是她的散文，她具有鲜明女性文化色彩的清新隽雅的文学风格，多年来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拥有不衰的影响和感染力。郁达夫说：“冰心女士散文的典雅，思想的纯洁，在中国好算独一无二的作家了，……”（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卷二序言》）苏雪林认为，造就冰心的是“以哲学家的眼，冷静地观照宇宙万物，而以诗人的慧心体会出之……”（《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》）冰心文学世界的“爱”的主题与题材，那犹如天籁又充满哲理的人生认定，及其蕴藉清雅，风骨隽逸的文体，都寄托了她真善美的崇高理想，达到了一个他人不易企及的境界。她的作品主要有：《春水》（诗集。1923）、《繁星》（诗集。1923）、《超人》（短篇小说集。1923）、《南归》（短篇小说集。1931）、《往事》（散文集。1931）、《寄小读者》（散文通讯集。1932）、《姑姑》（短篇小说集。1932）、《关于女人》（散文集。1945）等。现有《冰心散文集》、《冰心文集》行世。

超 人

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同一间食堂里吃饭，偶然出入遇见了，轻易也不招呼。邮差来的时候，许多青年欢喜跳跃着去接他们的信；何彬却永远得不着一封信，但也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发过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上局里办事，和同事们说几句公事上的话，以及房东程姥姥替他端饭的时候，也说几句照例的应酬话，此外就不开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，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，他都不爱屋

里连一朵花,一根草,都没有,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。书架上却堆满了书,他从局里低头独步的回来,关上门,摘下帽子,便坐在书桌旁边,随手拿起一本书来,无意识的看着。偶然觉得疲倦了,也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,或是拉开帘幕望了一望,但不多一会儿,便又闭上了。

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;她端进饭去,有时便站在一边,絮絮叨叨的和他说话,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。她问上几十句,何彬偶然答应几句说:“世界是空虚的,人生是无意识的,人和人,和宇宙,和万物的聚合,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,上了台是父子母女,亲密的了不得,下了台,摘了假面具,便各自散了。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,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。与其互相牵连,不如互相遗弃。而且尼采说得好,爱和怜悯都是恶……”程姥姥听着虽然不很明白,却也懂得一半,便笑道:“要这样,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。死了,灭了,岂不更好,何必穿衣吃饭?”他微笑道:“这样,岂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云流水似的,随他去就完了。”程姥姥还要往下说话,看见何彬面色冷然,低着头只管吃饭,也便不敢言语。

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着,这痛苦的声音,断断续续的,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。他虽然毫不动心,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,从窗纱外泻将进来,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。——慈爱的母亲,天上的繁星,院子里的花……他的脑子累极了,极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,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,直到天明,才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听了三夜的呻吟,看了三夜的月,想了三夜的往事。——

眠食都失去了次序,眼圈儿也黑了,脸色也惨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镜子,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惊。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,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？程姥姥一面惊讶着，一面说：“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，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把腿摔坏了，自己买块膏药贴上了，还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这孩子真可怜，今年才十二岁呢，素日他勤勤恳恳极疼人的……”何彬只管自己穿衣戴帽，好像没有听见似的，自己走到门边。程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来，刚要出门，何彬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，递给程姥姥说：“给那禄儿罢，叫他请大夫治一治。”说完了，头也不回，径自走了。——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，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啊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门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声音，渐渐的轻了，月儿也渐渐的缺了。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——慈爱的母亲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……他的脑子累极了，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，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。

过了几天，呻吟的声音住了，夜色依旧沉寂着，何彬依旧‘至人无梦’的睡着。前几夜的思想，不过如同晓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峰尖上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

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他的门，要跟他道谢；他好像忘记了似的，冷冰冰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，又摇了摇头，仍去看他的书。禄儿仰着黑胖的脸，在门外张望着，几乎要哭了出来。

这一天晚饭的时候，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里去了，后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请她将房租饭钱，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觉得很失意，这样清净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连忙和他道喜，他略略的点一点头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书籍。

他觉得很疲倦，一会儿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，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。他不言不动，只静静的卧着，一会儿便也渺无声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帮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说有事的时候再烦她。程姥姥下楼之后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绳子忘了买了。慢慢的开了门，只见人影儿一闪，再看时，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。他踌躇着四周看了看，一个仆人都没有。便唤道：“禄儿，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。”禄儿趑趄的走过来，欢天喜地的接了钱，如飞走下楼去。

不一会儿，禄儿跑的通红的脸，喘息着走上来，一只手拿着绳子，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微微的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。他递过了绳子，仰着头似乎要说话，那只手也渐渐的回过来。何彬却不理会，拿着绳子，自己便进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围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时候，他觉得热极了，便又起来，将窗户和门，都开了一条缝，凉风来回的吹着。

“依旧热得很。脑筋似乎很杂乱，房子似乎太空沉。——累了两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为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？——慈爱的……不想，烦闷的很！”

微微的风，吹扬着他额前的短发，吹干了他头上的汗珠，也渐渐的将他扇进梦里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几堆的黑影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。

慈爱的母亲，满天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。不想，——烦闷……闷……

黑影漫上屋顶去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。

风大了，那壁厢放起光明。繁星历乱的飞舞进来，星光中间，缓缓的走进一个白衣的妇人，右手撩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额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随将过来；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，静穆不动的看着，——目光里充满了爱。

神经一时都麻木了！起来罢，不能，这是摇篮里，呀！母亲——慈爱的母亲。

母亲啊！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。

母亲呵！我们只是互相牵连，永远不互相遗弃。

渐渐的向后退了，目光仍旧充满了爱。模糊了。星落如雨，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——

“母亲呵，别走，别走！……”

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；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，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。

清香还在，白衣的人儿还在。微微的睁开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几堆黑影上，送过清香来。——刚动了一动，忽然觉得有一个小人儿，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，临到门口，还回过小脸儿来，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禄儿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来，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，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，他穿着单衣走了过去，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，上面大字纵横，借着微光看时，上面是：

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报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门口看了几次，桌上都没有摆着花儿。——这里有的是卖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见过没有？——这篮子里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，是我自己种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爱它。我想先生也必是爱它。我早就要送给先生了，但是总没有机会。昨天听说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赶紧送过来。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个母亲，她因为爱我的缘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亲么？她也一定是爱先生的。这样，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

朋友儿子的东西。

禄儿叩上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儿，回到床前，什么定力都尽了，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。

清香还在，母亲走了！——窗内窗外，互相辉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泪光。

早晨程姥姥进来的时候，只见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儿戴得很低，背着脸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问他用不用点心，他摇了摇头。——车也来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，何彬泪痕满面，静默无声的谢了谢程姥姥，提着一篮的花儿，遂从此上车走了。

禄儿站在程姥姥的旁边，两个人的脸上，都堆着惊讶的颜色。看着车尘远了，程姥姥才回头对禄儿说：“你去把那间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锁上门罢，钥匙在门上呢。”

屋里空洞洞的，床上却放着一张纸写着：

小朋友禄儿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谢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恶。你说你要报答我，我还不知道我应当怎样的报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。头一件就是我的母亲，她的爱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新荡漾起来。我这十几年来，错认了世界是空虚的，人生是无意识的，爱和怜悯都是恶德，给你那医药费，里面不含着丝毫的爱和怜悯，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，拒绝我的母亲，拒绝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绝了爱和怜悯，上帝呵！这是什么念头呵！我再深深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话。小朋友呵！不错的，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牵连，不是互相遗弃的。你

送给我那一篮花之先，我的母亲已经先来了。她带了你的爱来感动我。我必不忘记你的花和你的爱！也请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花和爱，是借着你的朋友们的母亲带了来的！

我是冒罪丛过的，我是空无所有的，更没有东西配送给你。——然而这时伴着我的，却有悔罪的泪光，半弦的月光，灿烂的星光。宇宙间只有他们是纯洁无疵的。我要用一缕柔丝，将泪珠儿穿起，系在弦月的两端，摘下满天的星儿来，盛在弦月的圆凹里，不也是一篮金黄色的花儿么？他的香气，就是悔罪的人呼吁的言词，请你收了罢。只有这一篮花配送给你！

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没有别的话说了，我只感谢你，小朋友，再见！再见！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，我们永远是牵连着啊！

何彬草

我写了这一大篇，你未必都认得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为你懂得的，比我多得多了 又及

“他送给我的那一篮花儿呢？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儿，呆呆的望着天上。

【品鉴】

《超人》发表于1921年。这是一篇涉及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哲理小说，也是冰心早期着力体现其“自然、童心、母爱”为一体的“爱的哲学”的重要代表作。小说由一条前后变化的感情线索组织而成。主人公何彬开始时是“憎”的感情的化身。作者从尼采“唯意志论”的超人哲学取义，为何彬的冷漠定性，表明他是受了人间的刺激后不再屑于爱和怜悯的虚无主义者，也由此暗示给读者这一人物形象所处的现在时态。当天真而不幸的穷孩子禄儿、

以及禄儿的鲜花牵引了月光星辉中的母亲在梦中与何彬相会时，温慈的母爱，纯真的童心终于使他觉悟到“世界上的母亲与母亲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儿子与儿子也是好朋友”，并进而期待世间人们都能“互相牵连，永远不互相遗弃”。至此，“爱”的情感在何彬的心中，也在作品里“重新荡漾起来”……在当时“五四”落潮期的社会背景下，何彬失落、孤独的情绪在叛逆而又迷惘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。因此这篇小说一发表，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共鸣。在这里，冰心从她特有的角度宣示了她的人生哲学及人道主义立场，借作品呼吁建造以“爱”为基础的人性世界，表达了她对现实秩序的否定，对温馨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。浪漫主义的写意和象征手法，浓郁的抒情格调，在作品中凸显了感情氛围的创造。那或沉郁孤寂、或静穆温馨的气氛与情境，渲染衬托着人物的情感和心灵活动，整篇作品洋溢着一股诗情的力量。

冯沅君

冯沅君(1900—1974)原名冯淑兰,笔名淦女士、漱峦、大琦等。她出生在河南唐河一个封建书香门第,早年丧父,在寡母的严格教养下长大。1917年,在长兄冯友兰的支持下,冯沅君离家赴京考入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。五四运动期间,她积极参加学生进步文艺活动。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做国学专业研究生。1923年秋天她开始发表作品。所写《隔绝》、《旅行》等短篇小说以表现新女性的热情、果敢精神和爱情心理在文坛引起震动。二十年代中期,冯沅君进入南京金陵大学、上海暨南大学等高校任教,教学之余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,逐渐减少创作。1932年她与也是国学专家的丈夫陆侃如一起赴法国留学,在法国夫妇二人一起参加了“反战反法西斯同盟”,后于三十年代中期回国。抗日战争期间,冯沅君辗转华北、西南各地任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她定居山东,多年任教于山东大学,是国内享有名望的古典文学专家、学者。1974年在济南病逝。

冯沅君短短数年的文学创作生涯,一共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,即《卷菴》(1926)、《春痕》(1926)、《劫灰》(1928)。她的写作主要围绕“五四”个性解放、婚姻自由的主题,以炽热的情感,浪漫勇敢的笔致,抨击封建道德,表现女性对人格独立和爱情自由“九死不悔”的执著追求,对自我尊严的强烈维护。在当时,大胆喊出了女性要求解放与自由的时代最强音。作品注重心理表现,描写真实细腻,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。在后来的岁月里,她还写有一些诗词,主要表达对时代的动荡和战乱的忧虑。八十年代有《冯沅君创作译文集》出版。

旅 行

人们做的事，没有所谓经济的和不经济的。二者的区别全在于批评的观察点是怎样。就如我们这次旅行罢，在别的人看来，也许是最不经济，因为虽然我们所打的旅行的旗帜也和别的旅行者一样的冠冕堂皇，而事实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白白地每人旷了一个多礼拜的课，费了好多的钱。但就他方面想——我们都是这样想的——这一个多礼拜的生活，在我们生命之流中，是怎样伟大的波澜，在我们生命之火中，是怎样灿烂的星花！拿一两个礼拜的光阴和几十块钱，作这样贵重的东西的代价，可以说是天下再没有的便宜事。

这是很能使我奇怪的。同行的计划虽是由他提出的，然而得过我的同意，并且为了要使这个计划会实现，我还费了无限心机，去骗平素很相信我的人。那知计划虽实现了，我们俩虽能促膝谈心了，而我又觉得周身都不自在起来，同平常见了不相识的阔太太们一样的不自在。固然我们也是有说有笑的，但我却发现了这些谈笑不是从心坎中流露出来，是用来点缀寂寞的场面的。

在我们俩坐位中间，放的是件行李，它可以说是我们的“界牌”，也可以说是我们彼此凝视的目光所必经过的桥梁。假使目光由此过彼，也像人们走路似的必须经过相当的空间。

我很想拉他的手，但是我不敢，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她的光的时候，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。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，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。他们那些人不尽是举止粗野，毫不文雅，其中也有很阔气的，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，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。他们所要求的世界是要黄金铺地玉作梁的，

我们所要求的世界是要清明的月儿与灿烂的星斗作盖，而莲馨花满地的。不过同时我又这样想想，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粗俗，也许要注意我们的行动，恐怕我们连相视而笑的自由也被剥夺了。

去年暑假他回家的时候，曾报告过沿途在火车中看见的景物。他说：“在日光下的景物，仿佛是幅著色的五彩图画。月光下的景物则似淡墨画的。”这天因为天气不很好，他的话都未被证实，可是又因为微阴的缘故，在浮云稀薄处露出的淡黄色的阳光及空气中所含的水气，把火车的烟筒中喷出的烟作成了弹熟的棉花似的白而且轻的气体。微风过处，由大而小的一团一团的渐渐分散，只余最后的一点儿荡漾空际。那种飘忽，氤氲，暧昧，若即若离的状态，我想只有人们幻想中的穿雾縠冰绡的女神，在怕惊醒了她的爱人的安眠而轻轻走脱时的样儿可以仿佛一二呵。它是怎样的美丽呵，怎样的轻软呵！如果我们的生活也像这样，那是多么好呵。

在将到目的地的时候，他的面孔上不知为什么渐渐现出极紧张的样子，虽然他那双眼睛里充满了畅快的希望似的，而且不时的伏在我们中间的那件行李上对我极温柔的微笑。此时他所最爱说的话，就是到那里恐怕已是十点多了，吃吃饭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我们只能有六个钟头休息的时间，每一站路他总要把他的小表从衣袋中摸出三五次，来看上面的针已走到哪里了。时间若不是冷酷的铁面无私的，怕要受他的运动而改日常的步骤。我呢，我此时也体验不出这样的变态心理，我只觉得对于晚上将要实现的情况很可怕，——但是仅仅用害怕二字来形容我所觉得的也不甚妥当，因为害怕的情绪中，实含有希望的成分。

这是很自然的，彼此都有些害羞，两个青年男女初次住在一起的时候。我所稀奇的就是，我们既经相爱到这样程度，还是未能免俗。当他把两条被子铺成两条被窝，催我休息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那样害怕，那样含羞，那样伤心，低着头在床沿上足足坐了

一刻多钟。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，解到只剩最里面的一层了，他低低地叫着我的名字，说：“这一层我可不能解了。”他好像受了神圣尊严的监督似的，同个教徒祈祷上帝降福给他一样，极虔敬的离开我，远远的站着，我不用说，也是受着同样的感动——我相信我们这种感动是最高的灵魂的表现，同时也是纯洁的爱情的表现，这是有心房的颤动和滴在襟上的热泪可以作证据的。他把我抱在他怀里的时候，我周身的血脉都同沸了一样，种种问题在我脑海中此起彼伏的乱翻。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途，想到他的家庭的情况，别人知道了这回事要怎样批评，我的母亲听见了这批评怎样的伤心，我哭了，抽抽咽咽的哭。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好像独立在黑洞洞的广漠之野，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来保护我，因而对于他的拥抱，也没有拒绝的勇气。到底此时他发生了些什么感想，他也不曾告诉我。但依据我的感想，他至少也要同 Tagore 所做的《尊严之夜》里的主角“我”；所谓此时此际 Surabala 脱离了世界而来到“我”这里了。

在我们所住的那个旅馆里住的客，大都是社会上说的阔人，差不多可以说没有第三个学生可以在此处发现，除了我们俩。可是我们要住在这样的旅馆的原因，也就是为此。当我们离京的时候，因为同住的问题，我曾大大的难过他一次。此次南来他所带的卧具，只有一床很薄的被同一条毯子，虽然他极力辩护说是走时匆促忘带了，他的用意我却早明白了。不过当时我却这样想：哪怕他一床被子都不带，我给他向旅馆赁都可以，那样是不成的。不料计算的结果还是输给他了。

他那一间房简直是作样子的，充其量也只是他的会客室而已。起初我自然是很难以为情，尤其是当他的朋友们来找他，他从我的房里出来会他们，和我的表妹来看我，他在我的房里读书的时候，后来也就安之若素了，好像我们就是……。其实除了法律同……的关系外，我们相爱的程度可以说已经超过一切人间的

关系,别说……。

因为要作样子,只好把被子分出两床铺在他那间房里的床上,结果弄得我们两人就只剩一床被了,而他的知友又不在,只好由我向我的表妹借来。有一天她又来看我,刚刚他的被子在我的床上放着。没有法子我就对她扯谎,说这是向旅馆赁的,因为我的被子弄脏了,拿出去洗去。呵,我怎样成了这样虚伪的人呢,我现在发现这也是不得自由的结果。

爱情发展的程序,最初是任何一方面向对手那方面表示爱的意思,再进时两方面对爱,最后是你也怕我别有所爱,我也怕你别有所爱,于是乎就有了嫉妒心。所以嫉妒心的轻重,实与相爱的程度的深浅为正比例。“爱情是自私的”一条定律,怕就是据此而成的。他同我谈起来常要求我不要再爱别人,纵然他的躯壳已经消灭了。因为万一死而有知,他的灵魂会难受的。我素来是十二万分反对男子们为了同别一个女子发生恋爱,就把他的妻子弃之如遗,叫她去“上山采靡芜”的。我以为这是世间再不人道没有的行为,并且还亲自作过剧本来描画过这般男子的像。但是现在我觉得那人是我的情敌,虽然我明知道他们中间只有旧礼教旧习惯造成的关系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可分离的程度,而要减少他在法律上的罪名与我们在社会上得来的不好的批评,只有把他们中间名义上的关系取消。怎么我的心会这样险!怎么这样不同情于我们女子呵!我明知道是不应该的,但我不能否认我心里真希望他们……。

一切,一切,世间的一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。爱的种子已在我的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。房中——我们的小世界——已为爱所充满了,我们只知道相偎倚时的微笑,喁喁的细语,甜蜜热烈的接吻,我的旗子上写些什么也是不足轻重的。读书也只是用以点缀爱的世界中的景色,别人对于我们这样行为要说闲话,要说贬损我们人格的闲话,我们的家庭知道了要视为大逆不道,我

们统统想得到，然而我们只当他们是道旁的荆棘，随时能将我们的衣服挂破些，可是不能阻止我们的进行的。

再就别种事实上说。我们的爱情在肉体方面的表现，也只是限于相偎倚时的微笑，喁喁的细语，甜蜜热烈的接吻罢。我知道别的人，无论是谁都不会相信。饮食男女原是人类的本能，大家都称柳下惠坐怀不乱为难能，但坐怀比较夜夜同衾共枕，拥抱睡眠怎样？不过我以为不信我的话的人并不是有意轻蔑我们，是他不曾和纯洁的爱情接触过，他不知爱情能使人不做他爱人不同意的事，无论这事是他怎样企慕的。

我总是不喜欢他出去，无论是买东西，或瞧朋友。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由于怕他跑得心野了，抛荒他的功课，他方面实为我自己怕受独处的寂寞。有一次我正在好好的读书，他忽然因事出去了，我也昏昏的伏在桌上睡着。到我醒时，发现我已在他怀里。所以我总把他爱出去这回事当他的短处看待。这天晚上他又九点多钟才回来，而第二天所应做的事一点也不曾预备。当他未回来的时候我真气极了。我把他所要看的书都检出送到他的房里，并且打算如果他到十点还不曾回来，就教茶房把火盆送到他那里，我自己闭门高卧了。九点多钟他回来了，一看头绪不对，半句话也不敢多说，拿本书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读。读了一会，觉得这样还不是事，又起来同我温存。我始终板着面孔不理他。他真急了，这未到一点钟之久，凡可以使我安慰的方法，几乎都用尽了。结果还是爱神出来排难解纷，我略微退让了些，这桩事才算了。后来我问他：“假如你回来时，我已经关上了门睡了，你怎样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就站在门外候一夜。”不过如果他真那样做下去，旅馆的人怕要以为他得神经病了。

我最恨灯光，它把我们相拥抱时的影子都映在窗帘子上。爱的图画原只配深藏艺术之王国的宝库里，怎可让它留下痕迹在人间呵！

这是多么不幸呵，我们爱的图画竟于人间留了痕迹了。在我们将走的前一两天，已有好多人注意我们同住这回事了。这并不是我多心。他们每问我在什么地方住的时候，词意中都含着讥笑的神气。他们送了他好多不好的批评，说他是个大骗子，这些话使他很伤心——自然我也是这样——他说他什么都可以牺牲，可以不要，但他不能离开他的爱人。我们所要求的爱是绝对的无限的。我们只有让它自由发展，决不能使它受委屈，为讨旧礼教旧习惯的好。在新旧交替的时期，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，不如作个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。万一各方面的压力过大了，我们不能抵抗时，我们就向无垠的海洋沉下去，在此时我们还是彼此拥抱着。

“爱的人儿！此时他在床上横着睡下，我在床沿上坐着，彼此紧紧的拉着手。要是将来他们把我毁谤得不为人所齿，你怎样呢？”唉，匹夫无罪，他有什么地方开罪他们，他们现在拼命的骂他，不是为的我吗？固然这是胜利的悲哀，然而“伯仁由我而死”，我应该作何感想？我将他紧紧的抱了，回答他：“我们是永久相爱的。”在这彼此拥抱的时间内，我似觉得大难已经临头了，各面的压力已经挟了崩山倒海的势力来征服我们了。我想到了如山如陵的洪涛巨浪是怎样雄伟，黄昏淡月中，碧水静静的流着的景色是怎样神秘幽妙，我们相抱着向里面另寻实现绝对的爱世界的行为是怎样悲壮神圣，我不怕，一点也不怕！人生原是要自由的，原是要艺术化的，天下最光荣的事，还有过于殉爱的使命吗？总而言之，无论别人怎样说长道短，我总不以为我们的行为是荒谬的。退一步说，纵然我们这行为太浪漫了，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结果，我们头可断，不可负也不敢负这样的责任。

因为家庭方面的关系，他对于这两天外面对于我们的批评，不能不着急，所以在走的头一天晚上，他去访他的知友讨论怎样对付这回事。他是五点多钟出去的，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回来。

这几个钟头里，我真饱尝了诗人的滋味。风是冷的，灯是很无光的。我们这个小世界里，都是寂寞的，只有我的心弦是紧张的，不住在那里计算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每听见窗外的走路声，总使我‘可是他回来了吧？’的想一次。他回来后，同我望了阵月，吃了几个元宵，就忙着消受我们这最后的一夜了。

时光老人真是残酷的，梦也似的十天甜蜜的生活又快完了，我们在此只能留一夜了。这一夜应该怎样过，在下午同我的朋友谈话时，已偷偷的在张纸上写了好几遍，其实既没有停止时间使它不要快快过去的能力，无论怎样计算，都是枉然的。再说，若不能使时间进行的步骤与我们上爱的功课所需要的一致时，纵然能使不快快的过去，也是枉然的。这一夜里我们都几乎不曾安眠，我们用了各种各样亲密的称呼叫着，我们商量回去后怎样好好读书。要不是怕我表妹清早来送行撞见了不雅，怕要到十一点才起床呢。

除了我们俩以外，知道我们这十天生活最真的。只有旅馆的茶房，他每次给我们送东西进来的时候，总先要作个使我们知道他来了的表示，出去的时候总把房门给我们关起来。不过我想关于我们的关系，他总要觉得很奇怪的。我们占了两间房，并且我们告诉查店的警察说我们是同学，而我们却亲密到这步田地。世界上种种惨剧的大部分都是由不自然的人与人间的关系造出来。我们的爱情愿不要那种不自然的关系的头衔加上。

我们在×州车站上遇见了一位上北京的朋友，曾托他代买车票，所以上车的时候他教我同这位朋友先上车去占地方，他随后递东西上来。谁想我们上车后，竟被挤得再也不能见面了。直到车行好久方才找到。当我看不见他的时候，不知怎样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，找到他了，坐在他面前的行李上，面对面的拉着手，我又觉得同经过大难分散之后，又冒着千辛万苦聚在一起似的。怎样弄的呵，我们竟爱得成这样了。